

本书根据全方位的历史资料加工撰写

王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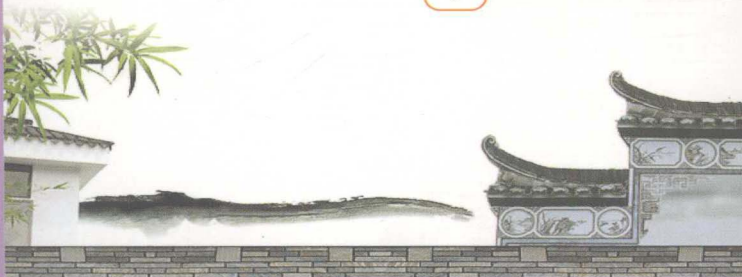
落雁韵舞



王昭君态如飞雁，她鄙视贿赂、昏庸与谄媚，自愿远嫁匈奴，让青春与美丽绽放异彩。她就象一道亮丽的彩虹，一踏上大漠，整个草原便为她燃烧，大地山川竞相向她致意，连大雁也被她的美丽所折服，不敢自傲，甘心落地。

下

金斯頓 著



大眾文學出版社



王昭君 落雁韵舞

下

金斯顿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7. 情系阴山

海子湖畔春风度

单于在一个黄昏回来了。

那时夕阳西下，穹庐里变得昏暗，火却没有燃起，王昭君正在独自弹着琵琶，呼韩邪单于高兴地从门外走进来。

王昭君连忙放下琵琶，起身迎接，

“你又想家啦？”单于笑着说，脸上充满了关切。

“没有，”王昭君说。

“你瞒不过我！每当你弹起家乡的曲子、唱起家乡的歌，我就知道你又在想家了。”

王昭君默不作声。单于过来温柔地搂着王昭君说：

“明天我带你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

“哪儿？”

“你去了就知道，我的美人。”

次日早晨，太阳在草原上有一根套马鞭高的时候，王昭君骑



着她的枣红千里马“阿尔斯冷”。与骑着大黑马的单于并驾东行。随行的还有春兰、秋菊和萧育，他们三人骑的都是白马。春兰和秋菊正在逗着两只鹦鹉玩，两只鹦鹉一边在人群中飞来飞去。一边连声喊：“宁胡阏氏千岁、千千岁！”

逗得单于也高兴地哈哈大笑。

王昭君有时回头去看萧育的脸，发现他有种神秘的笑容，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单于要带她到哪儿去。地问萧育说：“我们往哪儿去？”

萧育也是同样的话：“你去了就知道。”

阳春的草原绿，绿得滴翠。红的、蓝的、白的、黄的小花、将绿毯似的草原装点得五彩缤纷。雪白的羊群、斑驳的牛群和马群在草原上游荡；放牧的姑娘和小伙子，远远地唱着爱慕的情歌，欢快动人。他们的胡笳、马头琴，仿佛日夜地吹着、弹着，从不停歇。他们的生活，仿佛永远这么从容，自由而富有诗情画意。

“阿尔斯冷”仿佛懂得王昭君的心情，并不急着赶路，悠悠地往东走去。

突然，王昭君的眼前，出现了迷人的海子湖。

在草原的中间，低低地躺着一片平静的湖水，仿佛绿毯的中间，镶进了一块五彩缤纷的晶莹透澈的宝玉。在阳光的照耀下，宝玉的色彩变化多端，中间泛着白光，越向四周，变得越蓝。最令王昭君惊奇的是，海子湖畔，出现了一幢长江边特有的小木屋！王昭君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到的只是蜃楼的幻境。

当她再一次睁眼看去时，她愈加惊讶了，没错，奇迹般地出



现在她眼前的真是家乡的小木屋！

她不由得一夹腿，“阿尔斯冷”似离弦的箭一般飞奔起来，它奔过草原、奔过湖畔，瞬息之间便来到了那幢房屋的跟前。

王昭君跳下马来，激动地看着这熟悉的小木屋。

小木屋一共有三间，中间的一间稍高，两边的稍矮、错落有致；屋分两层，门、窗的式样，完全按照中原的来造；屋的四周，围着木制的栅栏；栅栏的里面、小木屋的前面，还竖起了一个秋千架，荡着一架秋千。

小木屋面对海子湖，右临流入海子湖的黑河，王昭君往湖边看去，那儿开垦出了几块一亩来大的农田，正在黑河的边上，小木屋的下面；农田里，仿佛撒了什么种子，绿芽从黑色的肥沃的泥土里冒出来。

王昭君看得痴迷了，她慢慢地推开虚掩的栅栏门，走了进去。

“有人吗？”王昭君喊。

里面毫无声息。

王昭君推开虚掩的屋门，走了进去。她发现，即使里面的摆设，也全是家乡的情调，床、桌子、椅子，都是汉人用的式样。墙壁上，挂着汉朝的仕女图和山水画；地上，铺着汉朝的名贵地毯；窗台上，摆设着几个汉朝的细瓷花瓶，只有花瓶里插着的五颜六色的小花，提醒王昭君这是在草原上，在海子湖畔。

王昭君看得呆了，想得呆了，居然连单于他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

“昭君，你喜欢这儿吗？”单于的问话惊醒了痴痴的王昭君。

王昭君回过头来，望着单于，说：“单于，这……。”

单于哈哈大笑。旁边的萧育说：“公主，这是单于特意为你建造的。前段时间，我们其实没有去左贤王庭，而是建造这幢小木屋来了。这些木材，是从阴山砍伐的；这些汉代的物品，是我托信让人从长安运来的。”

王昭君一听，觉得有点不安，对单于说：“单于，这未免太铺张了。这么兴师动众，不大好吧？”

“难得你存有这样的心，我就满足了，”单于笑着说：“我看你经常思念家乡，郁郁不乐，所以建造了它，但愿它能给你欢乐。”

王昭君不说话了，她的内心对单于充满了感激和爱。

正在这时，有许多单于龙庭的侍卫往屋里搬东西，王昭君说：“这是什么？”

单于说：“这是你的东西，是我派人用车往这儿运的，你以后就住这儿吧。”

王昭君高兴地点头同意了。

春兰和秋菊开始指挥几个龙庭侍卫放置从王昭君的穹庐中运来的东西。

单于和萧育坐了下来，边喝马奶茶边高兴地聊天。

王昭君东走走西看看，心里高兴极了。真的，她仿佛回到自己家乡似的，她又看到了那些她只有在家乡才能看到的東西。

她缓缓地走到临湖的窗前，推窗往外面望去，这时的海子湖，微风不起，万顷晴波。从这儿望去，水是碧蓝的，因为蓝天投入了海子湖的怀中；几朵白云，也不知几时掉入了水中，在那里悠悠地移游。



王昭君又注意到了窗下湖边的农田，问单于说：“那农田里种的是什么？”

“是你家乡的香稻。”

“真的？”王昭君喜出望外地说，她最爱吃家乡的香稻来着。

“是真的，也是萧育派人从你的家乡运来的。”

王昭君的心充满了欢乐。

这个春天，小木屋充满了祥和欢乐。王昭君最爱打开窗户，面朝海子湖坐下，弹起琵琶，那时即使外面有风，海子湖也会微波不兴，因为她也沉迷到王昭君的歌声、琵琶声中去了。

单于这回真的上左贤王庭处理事情去了。

一个黄昏，夕阳还留恋着草原的美景，迟迟不肯西下。金色的阳光，将草原装点得特别美丽。

火红的太阳，静静地燃烧了一个白昼之后，变得有点疲乏，泛着迷人的、忧愁的、鲜艳的红光，就像疾病缠身的美女颊上忧伤的红晕一样。五光十色、斑驳陆离的晚霞，从西天往天庭的高处涌去，铺遍了大半个天空。

这时的草原，被蔷薇色的斜晖照着。小草和野花的头上，都染上了迷人的色彩。

王昭君怀抱琵琶，骑着“阿尔斯冷”，一个人在湖畔徜徉。

她爱着这忧伤而又美丽的黄昏。这个时候在草原上漫游，弹琵琶，是她近来形成的喜好。

她的手抚在琵琶的弦琴上，正在想着弹什么样的一个曲子，唱什么样的一支歌。

忽然，有歌声从草原的深处传来，和歌声一起的，还有悠扬

的马头琴的声音。

王昭君倾耳细听，令她心惊的是居然有人唱着她家乡的歌，并用马头琴来伴奏：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回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汉族的民歌，伴以匈奴的马头琴，居然别有一番悠远隽永的味道。王昭君忍不住驱马往歌声传来的方向缓慢行去。那个人还在唱着：



蒹葭苍苍，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左水之湄。
溯回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歌声越来越近，但王昭君看不见人，在歌声传来的地方，有一匹大黑马在在自由自在地蹁跹，它那黑色的长长的鬃鬃，被夕阳的斜晖染红了。

王昭君来到大黑马的旁边，这才看清。原来是复株累小单于坐在草丛中边弹马头琴边唱。

王昭君来到面前了，他居然浑然不觉，低着头，还在弹首唱

着：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回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落
雁
韵
舞
·
王
昭
君

王昭君也沉浸到这浑厚美妙的歌声中去了。她想起了辽远的家乡，那里的少年，在江河的船上，会对喜爱的姑娘，唱起这首动人的歌。

弹完了一曲。“阿尔斯冷”忽然抬头长长地嘶鸣了一声，仿佛它也觉得痛快。

马的鸣声惊醒尚沉浸在歌中的复株累，他猛一抬头，发现了骑在马上王昭君。

复株累连忙从草地上站起，叫了声：“阏氏。”

王昭君发现他的脸红了。

王昭君说：“你唱得真好。”

“阏氏过奖了。”

“但这是我家乡的民歌，你是从哪儿学的？”王昭君忍不住好奇，问他说。

“这……”复株累迟疑了一会，又抬头看了看王昭君，说：“是从阏氏你那儿学的。”

“我？”王昭君跳下马，不无惊奇地说：“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是我偷学的。”

“偷学?”

“一个下雪的晚上，阚氏你在雪地上弹唱过这首歌。”

“哦!”王昭君想起来了，她确实是在雪地上想起了家乡，弹唱过这首歌。当时春兰和秋菊说后面有人，原来是他!

王昭君说：“那个人是你?”

复株累点头默认了。

“也难得你学得这么快，这么好!”王昭君说，“就只听了一遍。”

复株累见王昭君非但不怪他，还夸奖他，高兴极了，说：“你喜欢吗?”

“喜欢。”

“那我再弹一首草原的歌给你听。”

王昭君依着“阿尔斯冷”站着，听复株累边弹马头琴边唱，他变得活泼、幽默而俏皮，有时还跳起舞来：



蹦嚓，蹦嚓!

蹦嚓，蹦嚓!

我骑着小马儿，快得像飞，

快得像飞!

我不告诉你，我是为着谁，

为着谁。

你是个机灵鬼! 机灵鬼!

骑着快死的骆驼，你慢得像乌龟!

你还想探听我心里想着谁，



想着谁。

哼，你也配，

你也配！

我的马儿跑得快断了腿！

我就不告诉你她是谁，

你这个机灵鬼，

机灵鬼！

白云下面，黑眼睛在等着我，

她还淌着小眼泪，

淌着小眼泪！

不是为我，还是为谁？

（笑嘻嘻地、神秘地，对着身旁的大黑马）

喂，把耳朵伸过嚟！

啊，伸过嚟！

（低声，蜜语）

我那黑眼睛她，她就叫个“小眼泪”。

小眼泪！

啊，她就在前面等着我，

（兴奋地）

她是我的“小眼泪”！

（忽然，变了脸）

这，我可没有告诉你，

闭上你的嘴！

你这个机灵鬼！



讨厌的机灵鬼！

讨厌的机灵鬼！

王昭君听着，开始时不知道他唱的是什麼，只觉调皮有趣，令人开心，令人想笑；后来她听出了这是首唱“小眼泪”的情歌，忍俊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的笑声，在草原上传得很远很远。

夕阳不知何时落入了草原的地平线，天空的彩霞，也在慢慢变少变暗。

暮色正在慢慢地降临。

王昭君说：“该回去了。”

复株累说：“好的，我送你。”

正在王昭君要翻身上马的时候，复株累叫住了她，说：

“阏氏，我送你一样东西，好吗？”

“什么东西？”王昭君觉得好奇。

复株累将右手伸入怀中，摸出了一样小巧玲珑，精致华美的小饰物来，递给王昭君。

王昭君伸手接住，拿到眼前仔仔细细地看。它的形状呈月牙形，外面裹着绸缎，里面垫着棉花，中间是空的。在绸缎上，有五光十色的金银丝线绣成的百合花，很是美丽。

它的上方是开口的，里面放着一个舌头，舌头的上端连着佩挂的红色绳带，下端是蓝穗带。王昭君上下抽动绳带，舌头就从袋内移了出来，原来舌头里塞着麝香，怪不得它不但色彩斑斓，金光闪闪，而且奇香无比。



王昭君爱不释手，问复株累：“这么漂亮的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阿妈给我的，”复株累说。

王昭君动人地笑了：“把阿妈的东西给我，你不心疼？”

“不，我不心疼。”复株累涨红了脸说。

“这叫什么？”王昭君又问。

“叫‘哈布格特’，是我们匈奴人特有的小饰物，可以挂在扣子上。”

王昭君“哦”了一声，将它收好。她又看看即将变黑的天，说：“晚了，我们走吧。”

“好！”复株累说。说完，他便翻身上马。

王昭君只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儿古怪，也并不深究，翻身上马。

两个人并驾齐驱，不一会便来到了海子湖边王昭君的小木屋前。

复株累告别了王昭君，飞驰而去。

那时，天空已经出现了星星，一轮弯月，挂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海子湖畔的香稻，早在王昭君期待的目光下和琵琶声中长大了。

王昭君有个小小的愿望：她要让香稻遍布大草原的河边和湖畔，让从没有尝过香稻米的牧民们都吃上中原的好粮食。

黑水河流过夏天芬芳的草原，欢乐地涌入海子湖；她的河水也灌溉了河边的农田。



稻子吐穗了。

稻子变得金黄，王昭君派人用铁铸造镰刀，将稻子收割，打净了。

王昭君给自己留下不多的一份，将绝大部分的香稻分成许多许多小份，作为种子送给牧民们，并告诉他们如何种植、收割和舂米。从那以后，香稻在草原上广泛地流传开来，草原的牧民们开始吃上香喷喷的香稻米，人们亲切地叫它“昭君米”。

王昭君让春兰和秋菊将留下的一部分香稻舂成米，分成三份，将其中的两份分别送给娜仁阔氏和萨仁阔氏。

当美丽的萨仁阔氏带了侍女，骑马来访问王昭君时，王昭君正站在窗台上逗两只漂亮的鹦鹉玩。她给它们取了两个可爱的名字：“其其格和其木格”，意为花儿和花蕊。其其格和其木格的伶俐、美丽和可爱，给王昭君带来了许多寂寞中的乐趣。

当春兰进来说萨仁阔氏来访时，王昭君也有点纳闷，不知道她来做什么。在王昭君的印象里，萨仁阔氏对她总有点不冷不热，令她揣摩不透。

正想着的时候，秋菊已经将萨仁阔氏迎进了小木屋。

王昭君连忙起身相迎，说：“姐姐来临，妹妹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萨仁阔氏连说：“不客气！不客气！”

说完，萨仁阔氏走上前来，亲热地拉着王昭君的手对她看了又看，笑着说：“妹妹真是天生的美人，一些日子不见，愈加漂亮了，可不像我，一天天地变老了。”

王昭君说：“姐姐快别取笑我了。你也没有变老啊！”



说话间，春兰已经端上了油茶，让王昭君和萨仁阔氏坐下来。

萨仁阔氏说：“秋菊送来的香稻米我尝了，真是好吃。难得妹妹这么念着我。”

“哪里，一点小心意。只可惜今提的香稻都作为谷种分给牧民了，不然还可以多给一些姐姐尝尝；只能等明年了，到时我再派秋菊多给你送些过去。”

“妹妹真是为草原的牧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从此，他们都可以吃上美味的香稻米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家乡的东西还真好呢。就说你上次送来的油膏和化妆品吧，我依法用了，果然，我的手和脸再也不冻裂了，真该谢谢妹妹的。”

“都是一家人，姐姐快别客气了。”王昭君说。

萨仁阔氏忽然眼圈一红，放下手中的茶杯，声音有点哽咽地说：

“妹妹，以前我怠慢你了，你别怪我。”

王昭君连忙说：“姐姐快别这样了，这不挺好吗？我可从来没有怪你。”

“其实你一个人来到异地他乡，也怪可怜的，都怪我没有好好待你……”萨仁阔氏说着说着，居然哭了。

王昭君连忙掏出自己的手帕递给她，说：“快别这样了。我真没怪你。”

连王昭君，眼圈也有点红了。



萨仁阔氏说：“你知道吗？我的阿爸，原来是单于的侯爷，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原来都是单于帐下的猛将，只因前些年匈奴和汉朝争战，他们全都死在边关……我的阿妈，伤心过度，一病不起，也去世了……”

说着说着，她哭得更凶了。

王昭君听着，忍不住潸然泪下，春兰和秋菊也在旁边陪着落泪。

过了好一会，春兰才最先止住了哭，过来劝王昭君和萨仁阔氏别哭了。

秋菊端来了热水，让王昭君和萨仁阔氏浴面，两人这才止住了哭，用热水洗了脸，重新落座。

萨仁阔氏说：“所以我一直恨着汉人，恨着杀我父兄的汉人，是你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这才知道，匈奴和汉人应该永远和睦，永不打仗。”

王昭君连连点头。

这会儿，一对美人真如亲姐妹一般，变得无拘无束，无比亲热了，春兰和秋菊看了，也无比高兴。

萨仁阔氏说：“也难为你远嫁异乡，为汉朝和匈奴和亲。你经常想家吗？”

王昭君微微一笑，说：“哪能不想？我在梦中都梦见自己重回家乡呢。”

“妹妹啊！以后寂寞了，就常去看看我，我也会常来看你的。”

王昭君点头答应。



“你的琵琶弹得真好，给我弹一曲吧，”萨仁阔氏说。

王昭君也并不推辞，说：“那我就献丑了，给你弹一曲《江河水》吧。”

说着，她便接过春兰取过来的琵琶，抱在胸前，端正了身子，试了试弦。停了一会，“铮铮”地弹了起来。

美妙的音乐声充盈了整个小木屋。不知何时，飞出去玩耍的两只鹦鹉飞了回来，站在窗口上听得入迷。

一会儿，音乐有如一泓清澈见底的泉水，流过幽静的松林，流过长满苔藓的草地，幽深而且美丽。一会儿，音乐又有如一条大江奔腾、惊涛骇浪、滚滚而来，在心灵的深处席卷而过。

音乐嘎然而止，余音在小木屋内袅袅不绝。

萨仁阔氏都听得痴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从音乐中回过神来，连声赞美。春兰往窗外望去，阳光下的海子湖，平静如镜，闪烁着神秘的光，仿佛它也听得痴了。几只水鸟，悠悠地在水上飞翔。

“好！弹得好！真是仙乐！”忽听门外有人大声说道。

秋菊忙去开门迎客，进来的是满面笑容的阿婷洁，她手持马鞭，大声说：“好啊！你们瞒着我在这儿享乐。”

萨仁阔氏听了，笑着说：

“有好事哪能错过大公主你呢，这不，你也来了吗？”

三人会心地笑，欢乐的笑声充盈了海子湖畔。

阿婷洁说：“幸好我早来一会，还有幸听到刚才的琵琶曲。嫂子，这是什么曲子，怎么像流水一样，一忽儿从容，一忽儿猛烈。”